

蛻 變

戈 譯

寶寶昂昂然的從小池哲學討論學會中出來。從那急速顫動着的小尾巴，可以見到他在剛才的辯論會中，頗爲那些全無思想的蝌蚪生了點氣。

當然，能有寶寶一般資歷的，實在無幾。他在蝌蚪大學裏的幾年日子，藉着自由思想交流的薰陶，大大的擴展了他眼界的領域。戴了方帽子後，他一面在大學作講師，一面在研究院繼續深造，所發表的一篇論文：「尾巴擺動律與社會環境之適應」更在思想界轟動一時；雖然爲此招來了不少激烈的駁斥，並使他失去了許多舊日的同窗，但在他看來，該文對水族動態的瞭解實在創下了劃時代的一頁。

可惜的是，小池國度的人士普遍對思想界的拓展沒有多大興趣。他們的想像力大都被小池本身困死了。科學家所描述的大川深洋，與他們簡直就全無關係；「龐大的距離？」「無盡的空間？」「小池以外的生物？」這些對寶寶有無比挑戰性的問題，在一般弱小得可憐的頭腦中，不過

是荒渺之談。想到這裏，寶寶的尾巴又不由自主的顫動起來，頗以「寡人」之能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」而有點自得了。

正當此時，一條急速滑過的黑影輕輕的落在「忘我之境」中寶寶的跟前。稍一定神，發覺來者並非別人，正是哲學討論學會中一位頗有前途的新秀青蛙君是也。雖然在寶寶的眼中，這小子還脫不了一般世俗的迷信和主觀，但寶寶仍親熱地招呼：「今天天氣好哇！」

「頂好。」青蛙接着說：「噢！那上面的世界是那麼的可愛。在我『改變』以前，真可從沒有想過世上能有這般瑰麗的色彩。」

「又來那一套！」寶寶滿肚子不高興，只是還沒露諸形色。「我對你的誠意一點也沒有懷疑，」他微笑着說：「不過以我在心理學中所得，我臆度你的所謂『改變』，無非是心理現象而已。」

青蛙稍爲感到困惑，「這誠然是一個現象，但我確知自己和以前有着顯著的分別。」他望着寶寶顫動着的尾巴和自己強勁的肌肉，繼續說：「譬如：我現在能做一些我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。」

寶寶變得莊嚴了，轉轉眼睛，擺出學者的風度。「你之所謂改變乃是在於你『以爲』自己是改變了。我曾目睹不少同樣的例子，無非表現神經活動對身體所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影響力。」

他頓了一頓繼續說：「或者，我應稍爲更正一下剛才所說的，你的『改變』不單是心理現象，乃是心身交應現象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之所謂『心身交應現象』是甚麼，不過，假如是這種現象使我生了雙腿，那『心身交應現象』也倒不錯呢！」青蛙有點挖苦的說，一面展着雙腿，在寶寶面前輕快的兜了一圈，然後又重新坐着說：「你的意思是我的雙腿有點不真麼？」

「噢！不，不。」寶寶在辯論臺上那種不可捉摸的詞令終於有施展的機會了。「絕對不是。當然，我不能確知你之所謂『真實』是指甚麼；但——」他的尾尖又不住的打着圈兒，「假若你所指的合乎我猜測的，那麼我可以說，就是在你談論着那奇異的『空氣』、『陽光』、『昆蟲』世界的當兒，你的雙腿就生展出來了。換句話說，君之雙腿，乃閣下虛幻、主觀的經驗創造出來的。」

青蛙開始感到有興趣了。「你是指『虛幻』加上『信心』就變成『真實』麼？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寶寶挺挺肚子說：「就拿催眠術作個例子吧。假若我把你催眠後對你說，你醉了，你恐怕立刻要變成一隻醉蝦蟆呢！」

「但我並不是真的醉了。」

「對，一點也沒有錯，但你那改變却是真的，更貼切一點說，催眠術能使你的身體發生確實

的變化：當你仍在受催眠狀態中，而我告訴你，要重重的打你一下，但却輕輕地觸碰你，你被觸碰的地方要立刻紅腫起來。」

「你是說我的雙腿，正如那塊紅腫，是由幻想中的一拳打出來的麼？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寶寶雄辯一番之後，肚子挺得更高了。

青蛙終於忍不住說：「那麼，爲甚麼你不找一位催眠家爲你安上雙腿呢？那不是比你那軟軟的尾巴強麼？當我雙腿開始功用的時候，我也把那尾巴丟了。」

這回寶寶的尾巴真個是被踏着了。雖然微微的轉了顏色，却仍不減那辯論家的風度。「當然，他又賣弄着那學者的詞令：『我不得不承認，現今的心理學和催眠學仍在孕育時期，但『事雖不同，其理則一』，只是假諸時日，就是創造更大的奇蹟，亦易如反掌矣。』

「雖然如此，」他繼續說：『我個人却寧願選擇思想之忠誠，而反對從虛無幻境中尋找廉價的利益，拿個人性格之完整來換取一雙蛙腿，那簡直是對人性的一種侮辱。無論如何，我對君之掩人眼目之玩意實在全無興趣。』寶寶把尾尖着意的上下挑動，憤憤然有幾分像個道德哲學家，但他那軟弱的身軀，在那強健的青蛙之前，却不免有點相形見拙了。

「但，寶寶！」青蛙的目光實在帶有一點同情，「那上面的天地是真的，我沒法向你解釋。但它比這個水族世界更來得真實呢！」

「對於你可能是更真實。」

「對誰也是一樣的真實，寶寶。」

「呀！對我却一點也不真實。」

「寶寶，」青蛙完全除去了他原本戲謔的態度。「不論你感到與否，那世界仍然要存在，你就是不相信，那世界也完全不受影響。就是現在，我們談論的時候，藹風正吹過池面，和暖的陽光普照着萬物，其他如我一般的青蛙，正在那靈美之乾地歡騰跳躍。」

「多麼的美麗！」寶寶底語調幾乎把他心底的渴慕也洩露了出來，便連忙清清嗓子說：「但我甚至連你所指的是甚麼也不知道；例如：你所講的『乾地』究竟是甚麼東西？噢！不要再試圖向我描述了。每當我向你問及的時候，你除了給我一個神秘的觀念以外便不知所云：你的所謂『乾』，是可以量度的麼？是長呢？是短呢？何色？何嗅？對這些問題你只有一個否定的答案。就我所能理解，你之所謂『乾』，無非是觀念之一種，就是我們所適應慣了的水界以外的『另一觀念』。除非你能拿出確據，我如何能相信。」

青蛙伸伸他的壯腿說：「這不是證據麼？」

寶寶顯出不耐煩的神色，但青蛙繼續說：「甚至我們現處的水界，不正是你之所謂『另一世界』之明證麼？——當雲彩把太陽遮蓋了的時候，我們的世界便變得灰暗。雨點從天空打下來的

時候，我們的池面更洶湧不定。」

這時寶寶頻頻顫動着那小尾巴，顯示出一種不可耐煩的鄙視：「無知的人最愛用一些無稽的神話來解釋自然界的現象。科學已充足地解釋了這一切變化，又何須再假設一個神秘的，充滿日、月、雲、雨的幻想世界?!」

「寶寶！我見過雲，受過陽光……。」

「那麼，指給我看！」蝌蚪不耐煩地叫道：「給我看看那『太陽』，讓我見見那『乾』地！」

一時間，大家都靜了下來。

「我不得不承認，我無法使你見到太陽，除非你的眼睛改變了。聖書上有一句這樣說：『蝌蚪若非蛻變，就不能見那幽美的乾地。』說實話，我是多麼渴望一天能與你同遊於青草地上，使你也見到我會親身經歷過的；但是我現在不能與你同去，你的身體那能經得起那熾熱的陽光！前些時你會說，是我的信使我長出肺和雙腿；不錯，但我更希望你知，假若我缺少了肺和雙腿，我是無法生長在『乾』地的。我的『蛻變』，是進入那新世界必經之門，進入以後，我所見多了，身體亦隨之發生更大的變化，眼界亦隨之擴大。」

蝌蚪沒有回答，小尾巴沒精打彩地躺着。

「你所需要的其實不只是眼前的證據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你願否追隨你所能見到的明證。」

青蛙繼續說：「除非你願意用着眼前的證據，你將無法得着更多的明證。」

蝌蚪只在喉間發出「唔唔」的聲響。

「對不起，這裏很侷促，我要往上面吸口新鮮的空氣！」青蛙一面說，一面撐動着雙腿，轉瞬便消失在池底昏暗的光線裏。

蝌蚪在那裏躺了好一會才茫茫然的從那堆水草中轉出去。尾巴的擺動顯然遲鈍了，或許他仍沉醉在剛才那段精闢的辯詞，或是斟酌着下次在哲學辯論會中，怎樣好好教訓一下那蝦蟆……

但他真正的思念却沒有人知道了。正當他在「五里霧中」之際，一片龐大的黑影掠過上面，隨之一股狂流，他感到自己被緊夾着急速上升。霎時間，眩人眼目的強光把他包圍着，但還未及呼叫，便已墮下一個墨黑的深淵裏。四周是無法抵受的酷熱；他奮力掙扎，他張着喉嚨，他……

隨着幾下滾動的波紋，小池面又回復了平靜。一只小白鵝，優遊自在地滑行，伸着頸項，不斷的往水面探索。

譯自 *The Way* 季刊

原著 John White, M. D.

